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2.006

■ 逻辑今探

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研究述评^①

陈吉胜

(南京大学哲学系/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原初目的是用来反对物理主义,而随着该理论的不断成熟,查莫斯将他的二维语义理论广泛地用于解决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中的一些难题,从而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一理论,并取得了富有独特见解的系列成果,同时也使问题的症结逐步得以呈现。这预示着二维语义学研究将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键词:认知二维语义学;可构想性论证;描述主义;金三角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2-0031-06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Chalmers'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

CHEN Ji-s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Institute of Modern Logic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Chalmers'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 is to resist Physicalism. As this theory is getting mature, Chalmers uses his two - dimensional theory to settle down some difficulties i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language, which has caused hot debates among the philosophers.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Chalmers'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 attempting to interpret this theor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have made a series of distinctive achievements, which makes the crux appear gradually.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study of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s will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Key words: epistemic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 the argument of conceivability; descriptivism; golden triangle

二维语义学研究目前已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虽然讨论仍显初步,但其研究价值已得以彰显,并预示着其良好发展前景。实际上,国际学界关于二维语义思想的研究也只有四十余年的发展历史,而且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真正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主要应归功于查莫斯(David Chalmers)。查莫斯提出了二维语义框架的认知(epistemic)理解,并试图以这一新型的语义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去解决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中的一些难题,从而引起了学界热烈的讨论。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之所以吸引了众多哲学家们的目光,是因为它关涉到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它是否能够支持反物理主义的“可

① 收稿日期:2013-10-19

作者简介:陈吉胜(1985-),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

设想性(conceivability)论证”;第二,它与主流语义学的关系;第三,它是否重建了意义、理性与模态的“金三角”。本文拟在简述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评述近年国内学界对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研究。

一 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提出与发展

依据查莫斯的解释,“广义地来理解,语义学的二维路径承认语言词项的意义或内容的两个‘维度’。依据这一路径,表达式或它们的言说与两个不同的语义值相关,它们起着不同的作用。典型地,一个语义值与指称和通常的真值条件相关,而另一个语义值与指称和真值条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方式相关。第二种语义值经常被认为在分析认知意义或语境依赖上有着显著的作用。”^{[1]541}不过,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原初目的,是用来反对物理主义。

关于意识的物理主义的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物理学中基础的、物质的特性是以一种基本的、独立的方式在自然世界中存在,其他所有的特性,特别是意识的特性,都是作为物理特性的实现方式而存在的。这被称为“伴随论”,它是物理主义最温和的版本,也是最容易被辩护的。但是,反物理主义者们还是构造出了多种论证加以反驳,最典型的就是“模态论证”,其一般形式如下:

事实世界中存在意识经验;

物理上与事实世界同一,却不存在意识的世界是逻辑可能的;

因此,意识是事实世界中物理事实之外的事实(从而上述意义的物理主义是错误的)。

这里的“逻辑可能”又经常被换成是“可设想的”,因而上述论证有时又被称为“可设想性论证”。显然,如果这一论证是有效的,那么,物理主义者就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然而,克里普克的工作似乎解除了这一论证对物理主义的威胁。众所周知,克里普克论证了“形而上学必然性(可能性)”的存在,进而得出了存在“后验必然真命题”(如“水是 H_2O ”)的结论。受到克里普克的启发,物理主义者会说:一个物理上与事实世界同一、却不存在意识经验的世界,只是逻辑可能的/可设想的,却不是形而上学可能的。这样,上述“可构想性论证”就不能有效地反驳物理主义了。

在1996年的《意识的心灵》一书中,查莫斯提出,概念的所指(referent)以两种不同的模式依赖于世界的状态:根据第一种模式,概念在事实(actual)世界中的所指被确定,它依赖于事实世界的呈现方式;根据第二种模式,概念在反事实(counterfactual)世界中的所指被确定(在事实世界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应于两种不同的依赖机制,存在概念的两种内涵(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主要内涵与次要内涵。例如,普特南所谓孪生地球可能成为事实世界,而孪生地球上那种无色无味、能饮用的液体是XYZ,因此,“水”的主要内涵在其中取值是XYZ;如果孪生地球被确定为事实世界,那么地球就应被看作是反事实的世界,因此,“水”的次要内涵在地球上的取值也是XYZ^{[2]57}。

依据上述分析,克里普克理论只是表明:“水是 H_2O ”这样的经验命题的次要内涵在所有被看作是反事实的可能世界中为真(假定地球被看作是事实世界);然而,它的主要内涵并不是在所有可被看作是事实的可能世界中为真,如XYZ世界。这样,就可以将“可设想性论证”中的“逻辑可能性/可设想性”对应于主要内涵所涉及的模态,即一个逻辑可能的/可设想的状态就是/对应一个可能成为事实世界的形而上学世界,亦即“无意识世界”是一个可能成为事实世界的形而上学世界。因此,如果查莫斯的二维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物理主义者就不能再诉诸于克里普克理论。这就是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首次阐发及其基本动因。

但是,查莫斯对二维框架的最初理解含有较多的语境因素,例如他曾认为:“两种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区别密切地对应于卡普兰对一个表达式的言说语境与赋值情境的区别。”^{[2]60}也正是查莫斯本人指出了语境化理解的弊端:“总之,似乎是不能定义出满足核心论题的语境化内涵。两个首要的问

题产生了。第一,通过将相关的心智或语言的普型(type)的殊例(token)植入赋值世界,与先验性的构建性关联消失了。第二,因为语境化内涵以准弗雷格的方式起作用,我们须要事先在某些准弗雷格的普型中对殊例进行分类,以至于这个框架不能像最初被期望的那样,独立地为准弗雷格概念奠基。”^[3]

因此,在2004年的《认知二维语义学》一文中,查莫斯主张二维语义学的认知(Epistemic)理解,这一理解的核心转变就是将主要内涵中所涉及到的“可能性”明确理解为“认知可能”。所谓“认知可能”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世界特征的高度具体的假设,如果它未被先验地排除^[3]。在2006年的《二维语义学的基础》一文中,“认知二维语义学”得到了最全面的阐释。在“认知可能”的基础上,查莫斯定义并详细解释了“认知二维语义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情形”(scenario)、“可解读性”(scrutability)等^{[4]64}。

“认知二维语义学”被查莫斯广泛地应用于哲学中一些难题的解决,除了维护一些反物理主义的经典论证外,还包括为意义以及命题态度归属的弗雷格主义辩护、论证狭义内容的存在等等^①。正是查莫斯对“认知二维语义学”这种普遍推广引起了学界的争议。

作为克里普克型直接指称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索姆斯(Scott Somas)在《指称与描述》一书中对语义学的二维主义路径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指出了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两个主要问题:(1)混淆了认知可能与形而上学可能;(2)将名称和自然种类词视作严格化(rigidified)的摹状词^{[5]265}。同在二维主义阵营的斯塔尔纳克(Robert Stalnaker)也并不支持查莫斯的认知解释路径,而认为元语义解释更符合直觉^[6]。此外,亚布罗(Stephen Yablo)认为,以认知可能(就“哪个可能世界能够成为事实(actual world)”的意义而言)来解释“模态幻相”(“后验必然真理”的偶然性直觉)是行不通的^{[7]332-333}。总之,相较于追随者,对于查莫斯“认知二维语义学”更多的是批评声音,查莫斯在2006年的《二维语义学》^{[1]541-568}一文中对这些异议中的大部分都做了简要的回答。

二 国内学界对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并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成果,围绕其如下重要问题发表了独特见解。

(一) 是否能够支持反物理主义的“可设想性论证”

不难看出,“可设想性论证”的最薄弱环节就在于如何由可设想性得出形而上学可能性。查莫斯曾利用二维语义学的最初版本来维护“可设想性论证”,但是,普特南式孪生地球究竟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证实了“水不是H₂O”的形而上学可能世界,这一点显然是有争议的。后来,查莫斯更加精细地修正了“可设想性论证”^{[8]141-192}。物理主义者(伴随论)虽然坚持认为 $P \exists ! Q (P: \text{物理真理}; Q: \text{现象真理})$ 是形而上学不可能的,但还是接受它是认知可能的(这里,“认知可能”与“可设想性”可近似地视为等价概念)。因此,查莫斯“分而治之”。首先,查莫斯论证现象概念(例如痛感)的主要、次要内涵是一致的,因而,如果!Q是认知可能的,它也就是形而上学可能的(存在形而上学可能世界W,!Q在其中是真实的)。其次,物理概念的主要内涵与次要内涵如果不一致,或者说P是认知可能的,但形而上学不可能,

① 查莫斯的这些工作可见:“On Sense and Intenti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6, *Language and Mind*, 2002; “The Components of content”, In D. Chalmers (ed.), *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Nature of Narrow Content”, *Philosophical Issues*, 13, *Philosophy of Mind*, 2003; “Consciousness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In Stephen Stich, Ted Warfield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y of Mind*. Blackwell, 2003; “Propositions and Attitude Ascriptions: A Fregean Account”, *Noûs* 45 (4):595-639. 2011; “Frege’s Puzzle and the Objects of Credence”, *Mind*, Vol. 120. July 2011; “Does Conceivability Entail Possibility?” In T. Gendler, J. Hawthorne (ed.), *Conceivability and Possi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Two-Dimensional Argumen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D. Chalmers (ed.), *The Character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anpsychism and Panprotopsychism”, <http://consc.net/papers/panpsychism.pdf>;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for Panpsychism”, <http://consc.net/papers/combination.pdf>.

这只能说明 W 具有与事实世界一样的物理结构,而不具有事实世界潜藏于结构中的内在属性。进而,查莫斯认为这种内在属性的缺失解释了 W 中意识感受性的缺失(! Q 是真实的),而若物理主义者不把这种内在属性看作是物理的,那么物理主义就是失败的。

魏屹东和陈敬坤认为,查莫斯这个精致化的论证仍然是有缺陷的,主要问题是:(1)查莫斯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与克里普克不同;(2)查莫斯预设了意识感受性与物理属性的根本不同,最终导致了“自然主义的二元论”,但是这种较强的二元论观点不容易被接受^[9]。

从“自然主义二元论”这个称谓就可以看出,查莫斯并不忌讳被贴上“自然主义”的标签,然而,叶峰恰恰从一个自然主义者的角度对“可构想性论证”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可设想性”与“可能性”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东西是可设想的就是大脑能够产生实现“想象该东西”这个精神状态的神经活动,这里的“能够”是指不违背正常的神经-心理规律。例如,“Zombie(一种在行为、功能或物理方面与正常人类一样,却没有意识感受性的生物或存在物)是可设想的”就是大脑能够产生一种实现“想象一个 Zombie”这个精神状态的神经活动。这被叶峰称为模态的自然化或“物质主义化”。因此,叶峰进一步地认为:“Zombie 是形而上学可设想的”陈述了一个物质主义事实,不能由此就得出一个反物理主义(叶峰称为“物质主义”)的结论^{[10]46-47}。

叶峰反对查莫斯,表明叶峰的“自然主义”相对更狭隘,而这种差异仍然是他们在认知可能与形而上学可能的关系上的不同态度的反应;更进一步地说,这是不同的形而上学可能世界框架之间的争论。稍加分析可以看出,查莫斯诉诸的可能世界框架与刘易斯(David Lewis)的“形而上学复多理论”^{[4]55-140}更为相似,他多次拿“孪生地球”举例就是很好的证明。而物理主义者所依赖的是克里普克式的可能世界框架。因此,查莫斯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他的二维语义学框架内协调两种可能世界理念,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与主流语义学的关系

所谓“主流语义学”指的是名称的描述理论和因果历史-直接指称理论两大相互竞争的经典理论。描述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名称是有含义的,含义可以由相关摹状词给出,并且含义决定了名称的所指。但是,这一理论遭到了克里普克的有力批判,他转而提出了名称的“因果历史理论”。受到克里普克的影响,很多哲学家放弃了名称的描述理论,回到了密尔主义:专名没有含义,只有所指。密尔主义在当代语言哲学中演变为“直接指称理论”。尽管克里普克本人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密尔主义者,但鉴于“因果历史理论”和“直接指称理论”的反描述主义立场,被宽泛地称之为“因果历史-直接指称理论”。查莫斯认为,他的二维语义学在保留意义与模态的克里普克方面的同时,维护了意义的弗雷格方面。

国内很多学者认可查莫斯的二维语义这一努力,并认为它很好地协调了两大意义理论,如荣立武和李建华^[11]、惠继红^[12]以及刘东^[13]等,均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是贲益民认为,对于弗雷格式描述理论的维护会使查莫斯型二维语义理论陷入下述困境:一是让情形含有关于专名的所有现象特性和社区用法,但这样一来认知内涵就变得琐碎和无意义了;二是让认知空间过度扩大化,其后果是认知内涵在说话者之间变来变去,认知内涵减弱成为关于个体说话者殊例的概念,而不是关于作为语言社区公共财产的普型的概念^[14]。即便如此,认知内涵可能还是不能够很好地刻画更为精致的弗雷格式含义,我国台湾学者王文方给出了一些数学上的反例,如“2+2”与“4”,它们的认知内涵相同,但含义不同^{[15]194}。此外,叶峰指出:“认知内涵”可能是对“含义”的循环说明,因为“认知内涵”并没有增加人们对“含义”的直觉理解,其原因在于,查莫斯试图用模态概念来分析意义,但是,很可能意义相较于模态是更为基本的概念^{[10]49}。

笔者认为,若要澄清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克里普克的“严格性”语义直觉其实完全是他本质主义哲学观的结果,而弗雷格却是从“认知意义(cognitive significance)”出发,得出了语言有含义的结

论。可以看出,他们的起点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即本体论与认识论。因此,如果查莫斯以调和两大意义理论阵营为一个目标,他就要面临着如何打通认识论与本体论的根本性难题。

(三)是否重建了意义、理性与模态的“金三角”

查莫斯所谓意义、理性与模态的“金三角”由三个哲学论题构成。现代逻辑与语言哲学之父弗雷格通过对“同一谜题”的分析得出:与一个名称相关的不仅有指称对象,而且还有含义。含义解释了为什么某些语句能够给我们带来知识,即:两个表达式“A”“B”具有相同的含义,当且仅当“A \equiv B”没有认知意义(“ \equiv ”代表外延相同)。这就是弗雷格论题。在继承弗雷格思想的基础上,卡尔纳普主张用模态来分析意义^[16],由此提出了“内涵”概念: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从“内涵”的定义显然可以推出:两个表达式“A”“B”具有相同的内涵,当且仅当“A \equiv B”是必然真的。这就是卡尔纳普论题。通过弗雷格和卡尔纳普的工作,意义的一方面(含义)与认知意义相关联,另一方面(内涵)与模态相关联,再结合康德的著名论题(是必然的就是先验的,是先验的就是必然的),“金三角”就被构建了起来。然而,如果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真理与后验必然真理是成立的,那么“金三角”显然就会被破坏,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理性与模态的关联被切断了。查莫斯二维语义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恢复“金三角”,那么,他成功了吗?或者在怎样的意义上是成功的?

惠继红认为,查莫斯所重建的“金三角”与原来的“金三角”有所不同,因为康德所谈论的“必然性”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而查莫斯诉诸于“认知必然性”^[17]。任会明也认为查莫斯的二维语义学不能重建“金三角”,原因是:首先,查莫斯的二维语义学试图通过恢复“意义(含义)决定指称”这个描述主义原则来重建“金三角”,但这与克里普克的理论是直接冲突的;其次,即使描述语义学是正确的,模态的区分也不能保证一定在事实世界中建立起弗雷格式的意义理论,因为它可以是“因果历史理论”^[18]。

与以上关注“金三角”是否被查莫斯的二维语义学重建这一问题不同,刘东认为“金三角”是否被克里普克破坏有待考察,因为克里普克给出的有关先验偶然真理与后验必然真理的例证都是不恰当的……^[19]。首先,在关于先验偶然真理的“巴黎米尺”的例子中,克里普克给出的“一米”的定义不够精确;其次,在关于后验必然真理的一些例子中,克里普克存在名称与对象层次的混淆^[19]。

笔者认为,“金三角”是否被查莫斯重建,是否被克里普克破坏,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揭示“金三角”的本来面貌,而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康德的、尤其是卡尔纳普的“模态”概念究竟是怎样的。但是这个工作却明显被忽视了,需要做进一步的正本清源的工作。

显而易见,查莫斯型二维语义理论之所以被学界所关注,是因为它关涉到哲学家们长期关心的一些重要话题。除文中所列举的核心问题外,国内学界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二维语义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黄益民也在《语言和心灵:一种二维语义学研究》一文中阐释了查莫斯二维语义学与他自己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方面的一些创建的内在联系^[20]。郭贵春则从哲学方法论这个更加宽广的视域审视了二维语义理论与科学实在论的关系,他认为,二维语义学是语义分析方法的新的战略转向,为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和说明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手段^[21]。这些成果的出现,都预示着二维语义学研究将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 [1] David Chalmers.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C]// Ernest Lepore, Barry Smith.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David Chalmers. *The Conscious Min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David Chalmers. Epistemic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4, 118, (1): 153 - 226.
- [4] David Chalmers. The Foundations of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C]// M. Garcia - Carintero, J. Macia. *Two - Dimension-*

al Semantic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Scott Somas. *Reference and Descripti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 Robert Stalnaker. On Considering A Possible World as Actual [J].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s*, 2001(75):141-174.
- [7] Stephen Yablo. No Fool's Cold: Notes on Illusions of Possibility[C]//M. Garcia - Carintero, J. Macia. *Two - Dimensional Semantic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8] David Chalmers. The Two - Dimensional Argument against Materialism[C]//David Chalmers. *The Character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9] 魏屹东,陈敬坤. 可想象性论证及其问题[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1):33-39,91.
- [10] 叶峰. 关于 David Chalmers 的两个评论[C]//程广云. 多元.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 [11] 荣立武,李建华. 内涵的刻画与认知的可能世界[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35-39.
- [12] 惠继红. 传统描述、直接指称与二维语义理论[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5):36-41.
- [13] 刘东. 语义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从双索引赋值到二维语义学[J]. 哲学动态,2012(9):104-109.
- [14] 黄益民. 二维语义学及其认知内涵[J]. 哲学动态,2007(3):52-59.
- [15] 王文方. 语言哲学[M]. 台北:三民书局,2011.
- [16] Rudolf Carnap. *Meaning and Necessit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
- [17] 惠继红. 必然性、先验性和分析性与二维语义理论[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1):7-13,126.
- [18] 任会明. 二维语义学如何重建“金三角”[J]. 哲学研究,2009(3):92-102,129.
- [19] 刘东. 克里普克是否破坏了语义金三角[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5):20-25.
- [20] 黄益民. 语言和心灵:一种二维语义学研究[C]//高翔.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21] 郭贵春. 语义分析方法与科学实在论的进步[J]. 中国社会科学,2008(5):54-64,205.

(责任校对 莫秀珍)